

徐迟散文选集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 徐迟散文选集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余秉枏  
摄影：潘德润  
责任编辑：吴金海

徐迟散文选集  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 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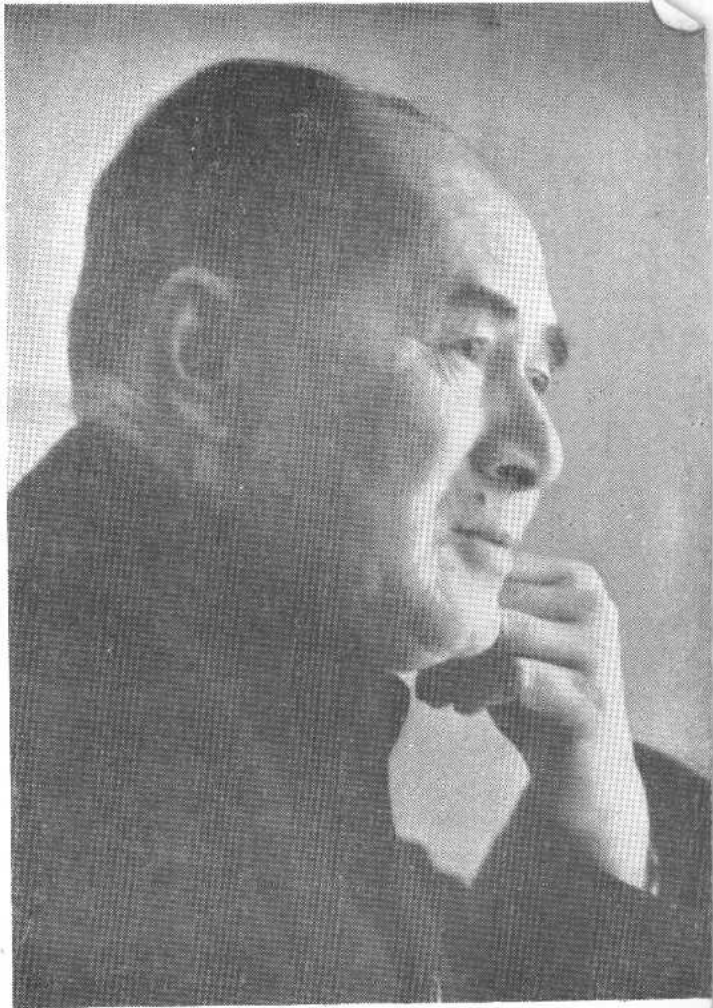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3.5 插页  $\frac{5}{3}$  精平 字数 225,000

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,000册(内精装1000册)

书号：10078·3092 定价：精 2.10元  
平 1.30元



## 作者简介

徐迟，一九一四年生，浙江吴兴南浔人。他在抗日战争前，就开始写诗和散文。全国解放前，发表的创作有《二十岁人》、《最强音》、《美文集》、《狂欢之夜》等多种。解放后，他先后访问了祖国许多城市农村和基本建设的工地，出版了《我们这个时代的人》、《庆功宴》、《战争，和平，进步》、《美丽，神奇，丰富》、《共和国的歌》等多种文集、诗集。一九七八年发表了《哥德巴赫猜想》等反映科学技术的创作，为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歌唱。

0312/22

谨 以 此 书

献 给

一九七九年，  
国庆三十周年。  
一九七九年将载入史册，  
它是新中国新长征举步出发之年。  
既然一九七九年已经来临，  
那末八十年代也就不太遥远，  
它已经在地平线上隐约可见，  
望得见九十年代和新世纪的高峰之巅！

## 目 录

- 理想树.....( 1 )
- 大场的一夜.....( 2 )
- 狂欢之夜.....( 10 )
- 精神分析.....( 20 )
- 财神和观音.....( 32 )
- “不过,好日子哪天有?”.....( 45 )
- 
- 火中的凤凰.....( 74 )
- 
- 在高炉上.....(103)
- 草原上的钻机.....(121)
- 汉水桥头.....(147)
- 长江桥头.....(162)
- 入峡记.....(178)
- 第一棵采油树.....(192)
- 鱼的神话.....(206)
- 搜尽奇峰打草稿.....(215)

我们工地的农场·····	( 226 )
三峡记·····	( 241 )
直薄峨眉金顶记·····	( 255 )
井冈山记·····	( 265 )
黄山记·····	( 283 )
牡丹·····	( 292 )
哥德巴赫猜想·····	( 364 )
傣族泼水节与回归沙漠带·····	( 402 )
在湍流的涡漩中·····	( 409 )
后记·····	( 424 )

# 理想树

(一九三六年)

你是一株美丽的树。你是一株智慧的树。并且，你是一株与日月俱增其美丽、智慧与生命，是的，生命的树。我原以为你在我这心的贫瘠的泥土上是不能生长的。我认为你应当是另一个乐园的沃土上的理想树。谁知你竟在我的心上发芽了，生长了。在我心的瘠土上，我植下了一株又一株的树，它们都没有长起来。并没有注意你的顽强的存在，你却在那里默默地伸展着，毫无怨言地茂郁地长成起来。我已惊讶地见到你，闪光的你，张开了美丽的华盖，开放了美丽的花朵，结出了智慧的果实，培育着辉耀的理想。我膜拜着你，我的艺术之树。我膜拜着你，我的理想之树。

原载《文学杂志》



# 大场的一夜

(一九三七年)

他开始告诉我那一夜的经过时，随手在桌上拿起了白色的皮带，火柴匣，纸烟罐，剪子，眼药水，墨水瓶，和一杯茶，又随手的把沪战的前方摆设起来：这是扬子江（白皮带），这是狮子林（火柴匣），宝山（烟罐），杨行（剪子），刘行（眼药水），罗店（墨水瓶），月浦（一杯茶）。于是他又从衣袋里掏出几个镍币来放在桌子的一边，说，这是大场。

“这一带战区里（手指了指桌子上的杂物），有许多是军事上的秘密，我答应过守口如瓶，所以不怕扫你的兴，我不能不隐去许多我知道的事实，不告诉你了。

“现在这一带战区（手又指了指桌上的杂物），已经没有新闻记者能趋前视察的了，所以，现在这一带战区里的情形，差不多没有人知道；我能够去一次，完全是我的幸运。经过了两个要人的连环保证，经过我自己

的指天誓日，他们为了某种关系，不能不让我去。这‘某种关系’，是前方因需要防御工程中最要紧的麻袋，敝公司里捐了十万只，而公司的栈房，是在战区中，所以我能够去了。本来也只是到了公司的栈房就不能再深入的，因为到了那儿已经是夜深，他们为了我的生命的安全，才叫我跟着他们一起跑。于是我在夜的前方游历了五个小时。

“把十万只麻袋分装了十辆运货汽车，这些汽车的外表是破坏不堪的，有的地方甚至是故意弄得它肮脏非凡，看看真以为是些一九二七的老爷车，其实它们都配着一九三七的最新的机件。

“每一辆车四个士兵，我坐在第一辆，汽车司机旁边。在我的旁边，立着的，是一个团副。团副保证我一路上生命的安全，我也自信还有一些胆量，便奋勇的跟他们沿沪太路如飞的前去。我们将经过大场，经过刘行到杨行把麻袋卸在杨行之后，再打原路回来。

“我不描写夜是如何如何的了。因为晚上没有月亮，我看不见四周的景色，汽车自然不开亮灯，因为怕飞机。可是耳朵很享受一些清福，这些秋虫，蟋蟀，纺织娘，金铃子，叫得很起劲。

“过了大场便听见枪炮声，接近地平线的远处，每隔一分钟便闪电一样的亮一下，亮一下。经过一小时的默默的旅程，忽然我和这位团副之间，起了情同手足

的幻异的感情，我们开始了谈话：

“‘师长看见做生意人肯捐出十万只麻袋来，一定很喜欢，停一会，我给你介绍师长好不好？’

“车子颠簸得很厉害，团副接着赞美我们公司的麻袋的细而坚固，又嘲笑我穿的一套白哗叽西装，这套西装，我在大场时已借了一套蓝衣大褂换去了。秋虫的声音继续的鸣叫，草里仿佛还有响尾蛇的‘嘶——嘶——’的悠长的声音。

“‘——口令！’

“突然在黑暗中爆炸出震人的声音来。团副也大声的叫回去。经过哨岗时，有手电灯亮了一亮，照见几个士兵，荷着枪，那种印象，是我永远不会遗忘的。

“我好奇地问团副——这就是前方了吗？团副哈哈笑了说，这自然是前方，不过没有过刘行。过了刘行，可以听机关枪的密集的扫射声；逼近杨行时，可以看见大炮。过了杨行，便是今天夜里的两军争持的‘无人区’了。

“‘——口令！’

“团副答了。于是汽车又驶过去。可是，路前面仿佛有着一堆黄影子，这便是叠着砂包的一个战巷。汽车夫都是受过训练的，他冷静的飞驶，现在却慢了。他在第一辆车，要指挥后面九辆车的，他们有暗号。砂包的战巷是叠得弯弯曲曲的，车前的灯亮了，依着弯弯曲

曲的路前进。

“‘妈的!’有一个沙包旁边的兵骂了,‘开什么灯,不怕死吗?’事实上他们不怕死,倒怕飞机!

“团副和汽车司机立刻解释,不开灯,这弯弯曲曲的路怎么能走。‘那么!’那个兵叫,‘快走!快走!’片刻后,车出了砂包巷,又飞驰了,不过现在的速率已比较减少了不少。

“过刘行后,果然机关枪声大起。而蟋蟀,纺织娘,金铃子,却依旧这么鸣叫,还有响尾蛇。

“我告诉团副:口渴了。

“团副突然特别的不豪爽,他忸怩了半天,才从他自己的热水瓶里倒出一杯茶来,他说:‘你别小视这一杯茶。在前线,这一杯子茶比什么还值钱。你们不知道在前线,一杯水是多么宝贝。兵士肚子饿了,不怕没有干粮吃,可是没有水,那就是没有命,而且等于是没有了一切。譬如肚子饿了,而你却没有水,那么只好有干粮也不吃,干着挨饿。一等到有一杯子水,那时才能吃干粮。’

“我把这半杯子茶一口吞下,觉得不能熄灭我的口渴,可是我不好意思,也不敢再要。

“‘蓬!’这是排炮,从月浦一带射出。抛物线地,一个火球,震动了大地,震动了我们的汽车,从我们头顶,嗖嗖地作声,过去了。我的心直沉下去,团副泰然自若

的笑了。

“‘团副，’我说，‘我不上前了，我要回去。’

“‘别怕！啊——你瞧！有好玩儿东西可看了。’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天空中不知何时已悬挂了两盏小灯，一红一黄，团副解释这是炮兵的信号弹，你看了不懂什么意思，可是炮兵一看，就知道他该怎么样放射了。蓬！蓬！火球，震动了大地，连我们的车都跳了一跳（这不是修辞学或文章病，这是事实，）从我们头顶嗖嗖地作声，飞快地过去。机关枪声密极了。蟋蟀，纺织娘，金铃子，却还是这样鸣叫，还有响尾蛇。

“我又安下心来，团副高兴的说：‘你胆子大，有种！一忽儿，我给你介绍师长，师长见做生意人肯捐十万只上好麻袋，又胆子这么大，一定喜欢。’片刻，他忽然高兴地说：‘你要看看中国军队的行军吗？’

“我自然要，‘可是，’我说，‘在那里可以看到呢？’

“回答说，‘就在我们车的两旁！’

“我吓了一跳，这么神秘的事情！真在我车的两旁吗？我望了一望，望不见。团副说：‘可以让你看看，不过会挨骂的。好！这是难得的机会，也让你见识见识。车夫，开灯。’车夫奉命开了灯。

“灿烂的灯光里，两旁都是兵，默默的，坚忍的负枪荷弹，一些声音也没有地在前进。

“我想起了古人所谓‘衔枚疾走’的景像。约摸两

分钟的样子，有一个营长骂了：‘操的，什么时候！开灯！’果然，挨骂了，灯立刻灭了，车又在黑暗中缓缓的移动。

“惭愧，我又口渴得忍不下了。挨了半天，我告诉了团副。团副干脆的回答：‘忍着到杨行再给你水喝。’我已默然忍下来了，可是团副拍拍我的肩膀笑了：‘后方给师长送了两大箱金山桔子，比我拳头还大的鲜桔子，我去偷一只给你。’

“吃了桔子，团副又来赞美我了：‘好家伙，你胆子大。’

“我说：‘没有什么啊，大炮在头顶飞，机关枪老远的，没有流弹，怕什么？’

“‘谁说没有流弹？你听那些嘶嘶的步枪，就在我们车前车后。’

“啊，这就是我错认的响尾蛇的声音！立刻，我胆子寒了。嘴里流出清水来了，我告诉团副，我不上前了。可是杨行到了。

“师长在午夜三时半，正伏几安息；想一想这幅画！‘师长因为劳了大半夜，现在正在桌上靠一靠，’他们说。

“如果是冬天，那些将军‘靠一靠’醒来，挺一挺胸，甲上的冰柱迸落，锵然有声——象古代的行军纪上描写的——这些抗战的英雄啊！一幅何等英勇的画！

“团副进去的时候，我和一个士兵谈天，有一句话听得我凛然。他说：‘鬼子的枪打二千米，我们的枪打一千五百米，那怕什么，我们跑上五百米再打啊！’这就是我从前方走了一趟，带回来的关于士气的一句话。

“我没有和师长见面，就回来了。归途上，团副答应送我两枚日本雷霰弹，我答应他用红木或紫檀做成木架，将来战后可供作不朽的纪念品。

“过了大场，快天亮了。最精采的事在这里，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军队里，连几个汽车夫都训练得这么好。

“远处的灌木丛中，突然一条红线，冲天而起。这好象过旧历年时，小孩子放的兰花条。

“团副告诉我：这是汉奸的信号。车立刻徐缓起来。

“差不多立刻的，在车的正前面的高空中，扑扑两个照明弹，大地倏然亮了起来。

“司机做了一个暗号，传到后面，于是迅疾的，车急转四十五度，斜刺里往路旁的一排大树中插过去，停了。我们立刻下车，啊，如果有福气看到十辆汽车，整齐地，用同样的急转四十五度，而且同时的往树的行列中插入，同时停住。那么迅速！那么敏捷！真像电影一样！便是那时我望到这十辆车，停得这样整齐，距离这样精确，而且刚好把十辆车都蔽掩在树叶底下，已经

使我惊叫了。

“每辆车点过人数，便各人在田野中分散，稻已经结了穗。团副牵着我的手，奔入田里，扑下，立刻泥土的熟悉的气息浮入鼻孔。

“远处有炸弹的爆烈声，飞机在天顶盘旋。

“车再驶动时，天已味爽了。我们用了七十哩的速度，开回上海。

“这就是我游历这一带战区（手指了指桌上的杂物）的一夜经过。这是不朽的一夜，团副也一付笑脸说：‘这种风景，出了钱也买不到；你真有胆子。’我回想这一夜，也觉得我是过了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几小时。我很抱歉，有许多事牵涉军事秘密，只好不告诉你了。”

原载《在火线上出入》



# 狂欢之夜

(一九四五年)

一千顷的黄色的熟稻田，给一个山峰的屏障挡住了。稻田爬山了，爬过了山脊，山的那一面又是千顷万顷的黄色的熟稻田。山峰成了大地田园中的阡陌。大块大块的云在他们上面。而小小的林子，小小的房屋，低凹地，卑微地，散播在中间。

在这样的一条曲径的靠左手，竹林底下，僻静之中，诗人在那儿住。

诗人是瘦长的。历史的一双苦痛的手把他捏成了一个雕塑性的瘦长身材。他是黧黑的，象黑土捏成的。如果他不是诗人，他就是一个农民，是成千万个悲惨地生活的农民中间的一个。

好比太阳一定从东头出，西头下，农民们都相信悲惨的生活是天命，是天理。然而农民诗人却知道悲惨生活的底细原因。